

那些躺在青葱河畔的五彩石

人永远也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这句话，无论它是出自赫拉克利特之口，还是通过苏格拉底口述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，我知道，时光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然而，生命毕竟是带着创造的属性来到世上，并以着强大的劲力划出一道道自身的存在意义。生命之河虽然是一股永不回头的单流，但也在漫长的冲刷撞击中给两边的河岸留下了无数的五彩石。

今天，我回来了，寻找这些历史的色彩。

绿

86年的夏秋之际，我走进了这所从儿童向少年转型的校园。这里好大，比我的小学不知大多少倍。报道完毕后，我像个闯进迷宫的游客，一次次在足球场、篮球场、排球场、教学楼、办公楼、实验楼和花圃长廊转圈，处处是树，处处是草，处处是墙壁上的爬山虎和垂在眼前的藤蔓。

还有一处位于东北校门的小树林，站在里面仰头居然看不到多少天空。这时，一位在学校里打扫卫生的老人走来告诉我说，这里原先是一片水潭，之所以树木长得高，是因为本身就是在向阳的高坡，再加上有很好的水，所以这些树生长得很争气。

他说完后，悠悠地拖着扫帚走了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

此后的六年中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白

开学第一天，接到手里的，就是一堆白花花的作业本和练习卷，后来随着年龄的长大，数量也越来越多。我必须用手里的笔，把空白的地方填满。

周而复始地面对，我在六年更替的时光里，曾经一度抗拒。任何时候的少年，总有狂狷懵懂的冲动时刻。我也有少年时代的莽撞。

一次测试中，我故意交出了有空余的答卷，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混不吝欠揍表情，等待横头一刀。

然而一向严厉的班主任，竟没罚我。她只是用着不容置疑的语气，让我完成补写，她只说了一句，你能完成，不准空着。

我说：我做的答案肯定不对，明知扣分，还做题干啥？

她说：不管答案对不对，至少你做了，你空着，就是对自己不负责。

一时间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时年少，不懂负责任是什么。怯生生地问了个问题：怎么叫负责任？

老师拉起我的手，你每写一次字，每擦一次错，手心和袖口什么时候变黑了，那就对得起自己了。

黑

我又走在了逐黑的道路上。

所有的笔记本，我用反复的抄写努力使它显得饱满。所有的书本空白处，我加注了尽可能多的讲义，废话也加了不少。只要求老师路过的时候，夸奖两句，别再剋我。

少年的时代，毕竟是少年，非黑即白。多年后，我也在少儿教育的岗位上，看到了当年的情景，这时的我哑然失笑，想用当年的经历开导这些不开窍的孩子，突然又想到了曾经的一幕。

那年暑假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先是接到了暑假作业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，用最

快的时间全部突击完成，正在盘算着这眼前厚达半英尺的一摞累赘时，班主任提出了一个让我们从没有经历过的惊喜：

我们班级假期组织去薛家岛游玩。

一下子，全班沸腾。我有点不太敢相信，直到老师真正带领我们坐上渡船，我才相信这是真的。

说实话，我虽青岛出生，还真是第一次与深海近距离接触。

蓝

八九十年代的海西湾，远没有现在几十万吨吞吐港那样繁忙。还像是现在看到画中的那样，远看去，青黄之间的海水在夏季微风中，像是无数个带着雪草帽欢跳的蓝精灵，从这边一直陪着我们到那边。

天空如同无边无际的画卷，清澈而深邃，阳光洒下，照亮大地，照亮海岬，也照亮了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的心。那一片蔚蓝，仿佛是无比慈爱的眼眸，宽广而深远，可以包容下所有的心情。

我在甲板上穿梭跑动时，看到老师静静一个人站在围栏边，看着这群跟猴子一样欢快的学生时，眼里透露的是欣慰和满足。

回来后，我累得睡了大半天。醒来后，还保留着的兴奋，让我第一次写了一篇让一向对我严苛的语文老师都称赞的作文。

前不久，我参加普通话测试，最后一项命题说话的选题就是《难忘的旅行》，几十年前的蓝色记忆犹如神光照顶，我一挥而就。

红

作为小学生，最盼望的，就是那条鲜艳的红领巾。

作为中学生，最盼望的，就是那枚红彤彤的共青团员徽章，还有那象征着完成使命的毕业证明。

我原先觉得我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到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是发现，要想获得，所需的付出远远超出我所具备的。

可能少年无畏，可能年轻的时候太自我，也可能那时候代表着荣誉和肯定的东西，就是至高无上的一切，我就像是马德里拉斯班塔斯斗牛场的公牛，朝着那一抹红色，全然不顾一切地冲去，没有顾及到是否无视到别人。

然而，当一切落定的时候，拿着鲜红的毕业证，我却有点莫名其妙的空落。

92年的时候，我和同班的人都离开了这所相伴已久的校园，以后很少回来。城市的发展向东区渐渐迁移，我们似乎已经相忘于江湖。

可是，命中注定的存在是不会消失的，正如那部记录着青春飞扬梦想的影片的台词一样，看似走远，却从未真正离开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在栈桥的围栏边上，眼前突然晃过夕阳金色的余晖，抬眼望去，半山高一幢幢熟悉的楼影，把我所有的记忆又完整地追回来了。

对我们外表严厉内心慈如母亲的英语耿老师，通晓世界风趣幽默的地理徐老师，身材单薄头脑如霍金一般的数学王老师，高大魁梧谙熟世情的政治李老师，初中时整天在操场争来抢去的球友，高中时开始追逐共同梦想的伙伴，实验室里那些胆大妄为的尝试，外出旅行时濛濛细雨的放声欢歌，还有那个在我开学第一天神秘出现的 NPC。

从树人不倦的青绿之旅开始，从空白纯净到墨迹累香，从最初的问寻苍茫到坚强成熟。

这就是我们共同曾经的历史，他们，你们，我们，都是属于我们这所百年母校历史之河的岸边一子，我们都在一起用自己曾经的懵懂，今天的告白，未来的

承诺，一同装扮母校的一段又一段长廊。

我把记忆里那属于我的一颗采撷起来，小心地擦拭，再放回原来的地方。

作者简介：

张顺, 毕业时间：1989年（初中）1992年（高中）。

青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秘书长，青岛市少年儿童艺术教育联合会艺术指导，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，青岛市演讲演唱协会理事，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理事，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青岛市新文艺社会团体协会会员，青岛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员，青岛市新经济企业家商会会员。